

# 谈谈京剧流派

| 石 英文 |

多年来，尤其是近些年来，我密切注意到宗某个流派的中青年演员在突出本流派特色时，时有强调失度之弊。如旦角在演唱《春闺怨》等流派剧目时，为了强化感情，倾力变换口腔中的“共鸣箱”，造成口型或扭或方，影响观众对演员形象的审美感觉；有的旦角在演唱《锁麟囊》等剧目中，可能为了加强发声力度，不适当地晃动头部或跌宕下巴，本人也许还浑然不觉。在另一流派，有的旦角演员在演唱《龙凤呈祥》唱段时，为了“更像”本流派的特色，强化上颚部的共鸣音，突出响亮的效果，却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韵味醇厚，多少有些顾此失彼。在生行流派中也有力挺“特色”而失度之弊。如有的专业演员或票友在演唱《让徐州》或《杨门女将》采药老人一角时，为了突出这个流派的特色，在抑扬和拐弯处尽力加以夸张，却不料弄出了怪调，虽赢得了俗浅的掌声，却更使自己难以察觉。这种为凸显“特色”而失度，说明“特色”与必要规范之间是存在潜在矛盾的。如不正视这种潜隐的“矛盾”，一味张扬“特色”，便会给本是完整的流派造成硬伤。

其实，张扬流派特色主要是强化“内功”，而并非一味依靠肢体用力和五官变形。且不说前辈大师经验中的真髓可资借鉴，当代艺术感受比较深湛的演员在这方面也有良好的思路可循。最近我偶见中央电视台播放的“春节大反串”，小生演员宋小川反串青衣演唱《锁麟囊》“春秋亭外风雨暴”那段“西皮二六”，唱得声情并茂，但口型保持得很好，并没有因要强化演唱效果，而付出五官乃至头颈动作的代价。当然，到最后只是做出一点善意模仿的调侃，想必观众也大都理解的。反

串尚且能够如此，何况本行当耶？

再谈谈稳定性的问题。一种流派经过若干年的打磨，能够趋向于稳定，一般说来是应予肯定的。然大稳中有小变，大定中有小动，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可以戒防因久稳而板滞，过平而乏生气。这样绝不会因此而损伤了既定流派之精髓，只会使流派保持“派”的常态却又“流”水不腐。譬如，以旦角而言，不能因众皆夸我雍容稳重则无限引申而少了内在之灵动；亦不可因我活泼俏俏而过分张扬，以不顾必要的节奏而失去应有的雅致。这样的警示并非全无必要的杞忧，同样是因为片面地领会某派的基本概念而走偏，从而将本是“流”派而导致僵化，或弄得缺乏生气，或弄得“生气”过分而抽走了精髓。

至此我领悟到真正流派的形成，固然有能被观众看出或听出的鲜明特色，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被长久“品出”而不衰退的内在精髓。这里我想到了余（叔岩）派与稍后发展起来的杨（宝森）派。一般说，从表面上看来，他们与前头老祖宗的根本变化似乎不大，甚至听来比较传统而少新“奇”之音，但当有识者仔细“品”过，则会悟出其底蕴资本甚厚，根基极深难以推移。这是一种不重表面而重深邃的真正的特色，是真正的大家大流派。这样的流派学之继承之要花大力气，大气韵，耍小聪明小技巧是掌握不了的，而一旦真正掌握就最难撼动了。

最近，我又从流派传人而借演别的流派剧目得到了启示：这种“越境”借演不仅不算“规范”，而且是一种使艺术走向博大精深的借鉴和验证之路。可喜的是，就我不算太内行的感觉，他们中有的获得了极为不俗的成功。如一位公认是擅

演《状元媒》、《望江亭》的流派传人、尚较年轻的旦角女演员，最近演唱另一流派的剧目《洛神》更见出彩。她一方面是娴熟自如地按《洛神》原宗之流派风格演唱，另一面又使人获得一种融会贯通、丰神灵秀的美感。以我个人见识不多的评价，窃以为是跨流派演唱成功的范例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跨流派尝试都会获得同样的成功。不久前看到另一旦行流派传人“借”演另外流派剧目《霸王别姬》，便使人有一种不够协调之感。这种未真正“进入”的主要原因，在我看来是表演风格与剧情、人物“不配套”所致。具体地说，是演员嗓音虽嘹亮有力度，但变化、深沉不够。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，还是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。

由此可见，跨流派相互借鉴确是突破相对狭窄与局限性的不错的路子，然而也需因人因情而异，不可能是动则如意的。尽管如此，演员们的可贵尝试还是值得鼓励。

其实，任何看似已经成熟的事物，其内部难免还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；在鲜明特色的另一面，也还有其潜隐的矛盾性。所以，有出息的艺术家的，在保持自身既定风格的前提下，务使头脑清醒，而不故步自封，在定中求动，在“旧”中出新，在“流”中更显“派”的优越性，恐怕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大课题。

（本文作者为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）（责编：宁人）

更正：本刊2013年第12期76-77页《汲养——读陈丹青画作〈泪水洒满丰收田〉》一文，作者应为郝柳茵，特更正。